

中国当代记者随笔

ZHONGGUO
DANGDAI
JIZHE
SUIBI

体验自卑

/ 韩小蕙随笔

★王春瑜 主编 ★韩小蕙 著

TIYAN ZIBEI——HANXIAOHUI SUIBI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体验自卑——韩小蕙随笔

韩小蕙 著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市印刷六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90千字 插页4

版次: 199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627-112-0/I·48

定价: 20.00元

总 序

王春瑜

人生隔膜多。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记者似乎也是雾几重，隔帘枕。不知始于何时，有些人称记者是“无冕皇帝”，仿佛他们威风八面，神通广大；也有一些人，说起记者动辄一概而论曰“小报记者”、“记者手笔”、“眼高手低”云云，似乎记者要比学者矮一头。其实，这些都是误解。

虽说我偶尔客串过记者，毕竟没有正式当过记者。但是，不才海内外的文友中，却有不少记者，有几位更是契友，交之以心，肝胆相照。在我看来，记者就是记者。他们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分子，时时激起几朵浪花，更时时体察着人生三味。

说起三味，读书人多半会联想起鲁迅的名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但何故曰“三味”？鲁迅翁在文中并未交代。其实，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知道历史上曾经有个“三味书屋”，“三味”可能有种种典故，而更重要的是，知道有位从“三味书屋”中走出来，走向更广阔的人生，饱尝人间的酸甜苦辣，最终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鲁迅，也就够了。

当然，这丝毫并不意味着，对于学者、作家来说，下笔为文时，凡事都可不求甚解，包括写随笔体的文章。时下随笔方兴未艾。不仅报刊上常有随笔问世，并有专门刊物，而个人随笔集、随笔选本、随笔丛书更相继问世。走进书店，即可映入眼帘。我以为这是一件大好事。这是几年前俗文化中的不入流却“沧海横

流”的产物：否极泰来，雅文化——严肃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随笔，毕竟站住脚，而且占据要津。但是，也许是“杞人忧天”使然，也许是史学家的职业病作祟，我常常想，回顾一下中国文化史，我们便会发现：每每有一种文化现象轰轰烈烈而来，但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如古人所云，其兴也勃，其灭也速。倘若说眼下随笔热中潜伏着什么危机的话，我以为有二种不良倾向值得注意：一是有少数作者写随笔太随便，事实上也正是太不求甚解，诸如看见阿猫、阿狗或花花草草，发表一通肤浅的观感、感喟之类，读后几乎无所获；二是晚明山人气味太浓，正如清初剧作家蒋士铨在《临川梦》中所抨击的那样，“妆点山林大架子”，“蝇营钟鼎润烟霞”。住在现代化的公寓里，却说憋得慌，向往荒村疏篱、昏鸦寒柳；攀附名流，写一些达官、名士的耳食余闻，甚至他们的咳嗽声、打呼噜状、剔牙齿的姿势；诸如此类，真让人疑心这是不是在重温“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的旧梦？或者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是别一种“噉饭之道”？凡此，是我人渐老，太多疑？还是眼昏花，把芝麻看成西瓜？待考。但有一点我敢肯定：此类随笔作品充其量不过形同照得见人影的薄粥汤而已。看来，没有对人生严肃的执著的追求，没有博览群书，是很难写出像样的随笔作品的。

令人欣慰的是，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刚步入中年，人生的酸甜苦辣，伴随着他们的坚实脚步，留下值得回顾的一串串脚印；纵览由古及今的人生大海，对海上明月、弥天大雾、滚滚波涛、水下暗礁，都看得比较分明。更可贵的是，他们都是学者化的记者，是对书海一往情深，不断泛舟夜航、永远不知疲倦的书生。也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春林、李乔、伊人三位同志，还分别是《光明日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读书版的主持者，他们的敬业、求知、著述，很多读者都是熟悉的。明代万历年间袁中道给其

兄中郎的随笔集作序时说：“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生动，无一篇不警策。”这当然是溢美之词。事实上，倘有谁真的写文章时“无一字无来历”，必定繁琐不堪，读来味同嚼蜡。我不敢用这“三无”来形容这套书的作者。但另一种“三无”，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无一人不苦读，无一人不自成风格，无一篇不精心写作。有此“三无”，读者就可以放心细品慢尝了。

隆冬已至。遥望窗外，落木萧萧，寒云四合。不是说冬天既已来临，春天也就不远了吗？“寒凝大地发春华”。忽忆元人马致远的小令有谓：“前村梅花开尽，看东风桃李争春。”让我们祝福即将到来的春天！

1995年11月30日

于京南方庄芳星园老牛堂

自序

我没有金山银山，但我有精神的家园。

写作，给了我安慰，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勇气。

可是我写得真慢！慢得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而且，绝不是用墨水写的。

是用血写的。是用生命写的。每个字都是用心换来的。

所以，我一想到我的文字，就想到“呕心沥血”这个词——身临其境想一想，这其实是个令人惊心动魄的词！

从艺术的标准看，它们肯定很不够水平，我自己就从来没有自我感觉良好过。唯一使我能够坦然面对读者的，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它不带任何功利目的，里外透明，很纯正。在它里面，有我想对时代、社会、人民奉献自己的愿望，有我对这个世界的不停的追问，有我对自己的内心的严正审视，还有想对读者说的心里话。我一向讨厌装腔作势，更憎恨表里不一的伪善人，所以，我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可以犯这一种错误。

就是这样的一颗心，我把它完完全全交给你们了。

1996年2月1日

目 录

总序	王春瑜
自序	1

心 灵 家 园

天街生死界	3
渴望迷路	11
怜悯断想	19
最是隔膜	26
也说善良	33
体验自卑	38
世界的中心	43
不忍	49
不敢再倾听	54
得与失	59

千 古 男 女

一日三秋	65
女人不会哭	77

给女人分品	82
男人也爱,女人也爱	88
还得让女性来包容	95
不喜欢做女人	102
欲休还说	110
说不尽的男人和女人	119

世 相 论 语

呼唤绿色	125
道德·文化	128
君子情怀	130
学习之钟	133
时间! 时间!	136
名片小识	139
予子以德	142
好话好说	145
南有.....北有.....	148
记者自省	151
为人着想	154
精神环境	157
何来三万?	160
女人犹需自重	163
怪事一则	165
别坏了人家的名声	167
福至心灵	169

记者走笔

我为什么要写作?	175
鳌江深处	178
长忆河源	184
中华第一陵	190
以文字为生命	204
经典? 精典?	209
'95 冰心二题	213
寻找文学大师	218
地火荒煤	225
寻觅萧乾	229
与邓广铭先生初识 10 分钟	237
聪明人王蒙	242
用心灵感受张洁	246
余树森教授身后事	251
为君歌一曲	254
我为自己的职业而骄傲	259
独自在说话	266
新闻怎就不被尊重?	269

家庭广角

老朋友, 新朋友	273
为《中国母亲》骄傲	277

4 中国当代记者随笔·体验自卑——韩小蕙随笔

和孩子一起成长	281
我家的烦恼	284
回归父母怀抱	290
救命书童	295
别让人讨厌你	299
姑娘,让我悄悄告诉你	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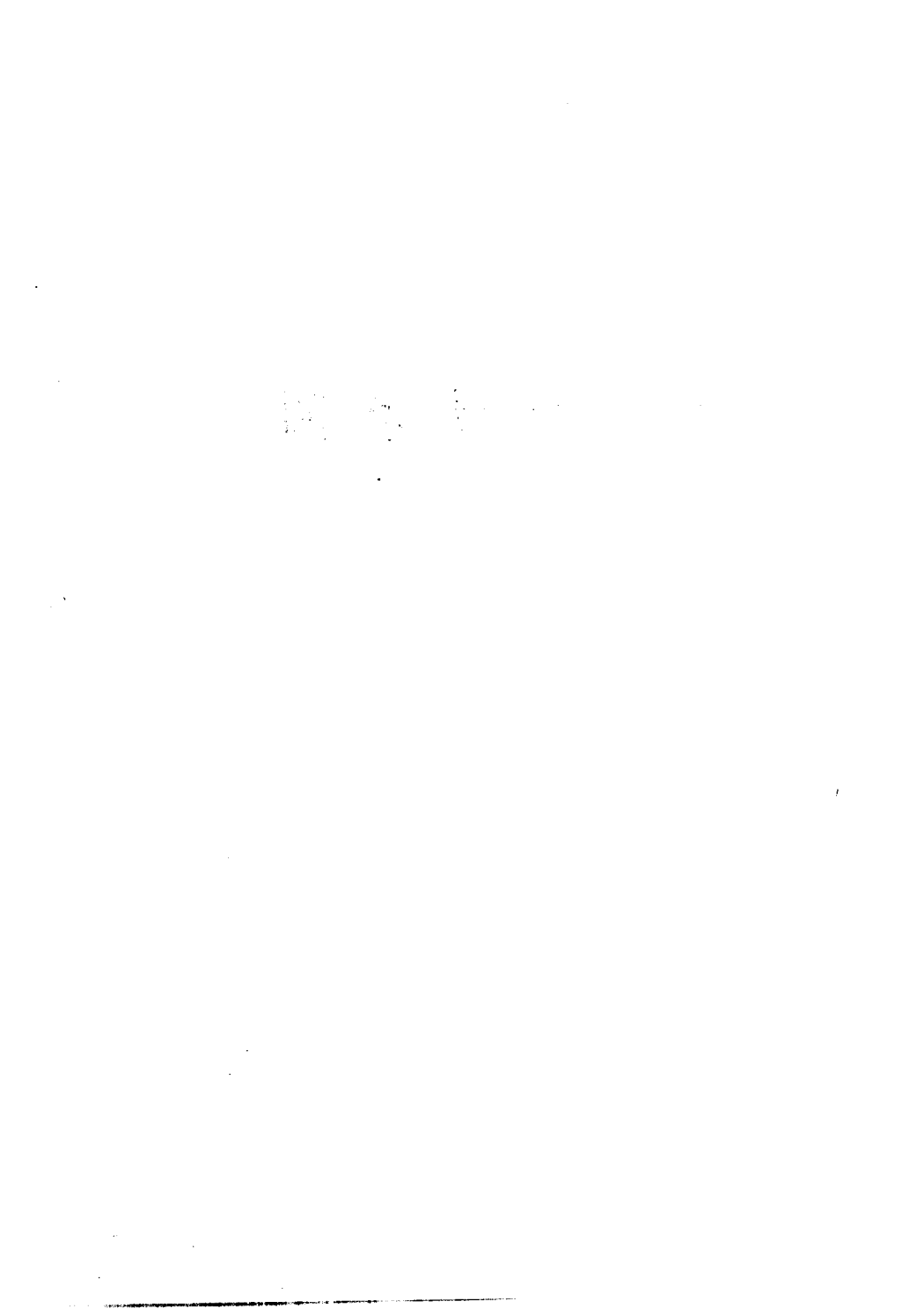
散文经纬

太阳对着散文微笑	309
散文观潮	320
随笔的崛起与新随笔现象	331
散文小议	339
散文要高耸于思想的峰巅	341
散文革新之一见	344

早期代表作

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	349
悠悠心会	357
有话对你说	365
人生难耐是寂寞	373
苏州街涅槃	382
跋	395

心 灵 家 园



天街生死界

山在虚无缥缈间，
人亦在虚无缥缈间。

——题记

站在天街上，脚踏生死界。

天街我谓之，在高高的唐古拉山上。这是世界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 5320 米，再雄健的鹰隼也绝难飞上来。我认定，这里一定有一道天门，不是什么境界低下者，都可以随便进出天国的。

左右两望，大雪山在两肋腾舞，朵朵晶莹的雪花怒放，构成一幅夏日狂雪奇景。空气稀薄得好似蝉翼，人在云中，如梦如幻，似痴似颠。

抬头望，高天似伸手可触。而一旦真的扬起手臂，方知苍穹有无限深度。太阳依然挂在头顶上，像一面生命的图腾，如火烈烈，高高飘扬。滔滔白云硬是回天无

术了，任凭全力抖擞起“连日做大浪”的勇猛，也只能在膝盖下面拥风堆雪，飘飘摇荡。透过云隙俯瞰，但见凡尘里那些奇绝雄健的群山，全缩着身，不再有《江山万里图》的些微气魄，倏然只变成一只只眯眼打盹的巨兽，懒洋洋地，毫无意义，毫无作为。

突然就明白了天有九重，地有十八层，人有三百六十万种的含义。

天上人间，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副眼光，可能看得更明白？

—

谁能想象，我们却在这天街之上，碰到了千年不遇的堵车！

作为现代人，生活在现代化的都市里，谁没有遭遇过堵车的烦恼？有时堵个一两小时，急得你七窍生烟，最后索性弃车而走。可是这一切比起在天街的困境，不啻小石子之于大泰山。一生之中能够领略一次，也就叹为观止。

因为，随时冒着生命危险！

往前眺望，一辆辆堆叠得不能再高、几乎要把车厢胀破的运输大卡车，摇摇晃晃地陷在泥泞里，把本来就细得像铅笔道似的青藏线，扭曲得七拐八歪，重压得气喘吁吁。往后回首，同样黑压压的一大串，也已蝗虫似的逼上来，满面苍黑的司机狂按着喇叭，表达着耽误了赚钱时间的躁恶之气。尽管我们的开道车“呜呜哇哇”“嘀打嘀打”，10多位肩扛少校中校上校肩章的军官们前后跑动，大声吆喝，却是一点儿用也没有，这8辆雪铁龙高级越野车组成的军车队，还是被冲得稀里哗啦，瘫痪着寸步难行。天街上，仙国里，一切人世凡间的规矩、纪律、限制，统统被打翻了，权威不见了。

坐在前面车里的首长庄重地下了车，照样没办法，只能等

待。我们已经滞住一个半小时，用天界的算法，“天上才一刻，世上已千年”了！

我趴在车座上，难受得几欲晕厥！胸口像压着三座大山，即使像负重的牦牛一样大张着嘴，也还是喘不过气来。心里像有九条猫在抓，恶心得翻江倒海，欲呕又呕不出来，想静又静不下来。浑身上下，一根根血管就像一颗颗小炸弹似的，不时“啪！啪！”地引爆，被炸得一阵又一阵心悸，有血肉横飞的感觉。这一刻，我相信，我的几个同伴，每人都产生过死或者渴望死的念头。

此时此刻，死比生来得轻松！

二

这次到西藏，我本是抱定了万死不辞的决心。

这一点儿也不是夸张，有我的朋友D为证。临行前，我对她说：“如果我回不来，请为我写一篇悼文。”她哀哀劝我：“既然有危险，就不要上路了。”可是我执意坚行，因为能到西藏朝圣，机会是太难得了，走南闯北20多年，我一直在寻觅这样一次机会。更何况，目下正值我面临着生命的大困惑，每天每时每刻，都有许多疑问涌到脑子里，乱糟糟不肯离去，逼得我不得不追问着生命的为什么？在喧嚣的北京，我问过许多人，许多书，许多神灵，均无解。我期待着，神秘的西藏诸神啊，或许你们会给我一个智慧的解答？

然而危险的确是有的，而且艰难困苦。这一次我们不是从北京直飞拉萨，而是从西宁乘汽车，过青海湖，走格尔木，翻唐古拉，横穿整个藏北大草原。这条绵延2000公里的青藏线，被人称为“生命死亡线”，连长年跑动在线上的解放军运输兵，也一个个谈“线”色变。

临“上线”(青藏兵们的圣语,意为走一趟青藏线)前和“上线”之后,所到之处,所有的人都一脸严肃地告诉我们:“一翻过唐古拉就好了。”还口占民谚:“五道梁生了病,唐古拉要了命”,说千万可不敢感冒,不然引起肺气肿,抢救都来不及。五道梁是格尔木与唐古拉中间的一个大站,两者间距也就500公里,这区区之地就能产生出这样险恶的谚语,足见事态之严重——“唐古拉山口,天街生死界”,还没上来,我就信了。

同伴们皆很紧张。我呢,说实在话,心里却平静得奇怪,连一丝涟漪也没起。既然抱定了万死不辞的决心,那么就听凭命运的安排吧,何况,生与死之间,只不过悬隔着一层薄纸,何时捅破,早晚的事!

人最大的痛苦不在于死,而在于灵魂的不安宁。

三

我还相信,在冥冥之中,有时真的会降下某种神示的。比如就在现在,在这高高的唐古拉山上,在这神秘的天街堵车之中。

昨晚在五道梁,果然是最艰险的位置,所有的同伴都出现了头痛、心慌、喘不上气的严重反应,一个个靠在氧气瓶前,有气无力地吸着氧。可我依然浑无感觉,说爬就爬上三楼,说端就端起一大盆水来,大步流星,身轻如燕。全没想到现在,同伴们一个个没事人了,下车又说又笑又拍照去了,我却突然被这生死体验攫住,定在车上动弹不得——莫非,这是神示要来了吗?

我大气不敢喘,屏住呼吸,虔诚地等待着。

车窗外,太阳依然照着,白云依然涌着,乱车依然堵着,司机们依然狂按着喇叭,军官们依然大声吆喝着……渐渐地,这一切离我远去。恍惚中,向我走来了一大群头发蓬乱、面色发黑、衣衫

蓝缕、目光如狼的淘金者。他们每到初夏，就抛妻别子，怀抱着巨大的希望，奔这苍凉的西北而来，企望挖到巨金，结束祖祖辈辈受穷的日子。可是他们哪里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一锹又一锹无望的灰土，绝大多数人的一整个夏天，便是在这揪心的煎熬中流逝走了。

跟这些淘金人就伴的，是一群满目沧桑的青海农民。他们八九个人塞满一辆“蹦蹦车”（手扶拖拉机带着一个小小的敞天车厢），从格尔木向藏北草原进发，去打地鼠。地鼠是在草原上生长的类似田鼠的小动物，有大大尾巴，每一只可卖4元钱。农民们要坐上4天4夜，颠得头不是头，脸不是脸，连话也说不利落了，才能够到达目的地。有的车在路上出了事，就永远跋涉在漫漫黄泉路上！

然而最令我震撼的，还是那些无名的藏民。他们要干一辈子活，在风里雪里苦熬着自己，哪里有草有水就随着牛羊迁徙而居。当然最是可怕的还不属这些苦难，而是那一种祖祖辈辈永远无法解脱的孤寂，这就必然地会在他们心上重压着一座座神的大山，永远要低首下心地匍伏叩拜，长跪不起！我看见他们向着拉萨圣城方向，有的成群结队，有的飘零一人，急急地赶着路，脸上淌着黑色的汗水，头发乱蓬蓬地像是乞讨人，却是一丝不苟地一步一磕头，真正的五体投地，心神俱诚。身体累得摇摇晃晃，脸上却洋溢着难以言传的满足感——据说只要能到达拉萨，就是死了也是进入了天堂。因此那些上不了路的藏族妇女，将她们价值几十万元的头饰首饰包成一个小布包，托路人带往拉萨，捐给寺庙，连名都不留一个。他们和她们都更相信来生，认定自己在天国里，一定能得到现世苦海里永远也无法得到的幸福——生与死对他们来说已全无界限，全无意义。他们从一出生就已“死”在现世中而“活”在天国里……